

# 文学自觉的前奏

## ——谈西汉时期文学情感意识的彰显

马 宁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世纪80年代, 中国的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对“文学自觉”的认识和时间界定的热潮,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文学自觉”成熟于魏晋时期。但从西汉时期统治者对文学的喜爱、提倡以及自身的创作实践与文士的文学创作倾向两个方面来看, 西汉时期文学情感意识已经彰显, 这种情感意识可视为文学自觉的前奏。

**关键词:** 文学自觉; 西汉; 文学; 情感意识; 彰显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754(2009)02-0064-04

1920年, 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sup>[1]</sup>; 1927年7月, 鲁迅先生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sup>[2]</sup>; 20世纪80年代,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对“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自此以后,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对“文学自觉”的认识和时间界定的热潮,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文学自觉”始于西汉, 有的学者认为始于魏晋, 还有“汉末说”、“宋齐说”等, 尽管对文学自觉的时代界定没有定论, 但从研究成果来看,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文学的自觉”成熟于魏晋。他们对其涵义解释为: “其涵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 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sup>[3]</sup>,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者说自觉的文学应该是独立于统治阶级政教之外的艺术地表现人生和人的文学”, “主要的是人的觉醒, 即人的个体意识的出

现”, “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表现是诗赋作品中人的自我意识、对个人价值的认识的觉醒”<sup>[4]</sup>。从这样的定义出发, 他们通过原因论证的方法坚守了“魏晋自觉说”的不可动摇性, 否定了汉初乃至整个西汉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的自觉性。

我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过程, 人的觉醒意识和自觉意识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突然出现, 有对前代的继承性和对后代的延续性。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解读这种自觉性, 就不应该忽视西汉时期的文学历程。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没有达到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繁盛, 但足以影响文学自觉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如果说人的觉醒意识仅指文学作品中主人公意识的出现不免有失偏颇,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者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和肯定。不管他们身在哪个年代, 处于何种地位, 自身情感意识必然会渗透在文学作品中, 他们会在不自觉中驾驭着文学作品的骨架和灵魂。我认为在西汉时期, 创作者的情感意识已在作品中彰显, 可以称之为

文学自觉的前奏,给后世的研究者和读者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和期待的视野。

## 一、统治者的提倡与以身作则

我们先来看汉武帝,他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建立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最值得自豪的伟大时代,因为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汉武帝治国有其雄才大略,虽好胜喜功,但文治武功,重武而不轻文。武帝蓄养了东方朔、枚皋等能文善赋者,加上董仲舒等公卿大臣,形成了阵营可观的宫廷文学集团。有学者认为这些人是御用文人、侍从之臣,“毫无主体意识的创作,只是帝王心意的传声筒,揣摩主子心思意态成了他们创作的唯一目标”<sup>[3]</sup>,是帝王为了“润色鸿业”的需要,是推进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大一统的背景下谈文学,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不可避免,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全是迎合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之作,创作者没有一点独立性,如果全是大而空、为皇命是从、毫无感情的创作,也不会得到皇帝的共鸣。因为武帝本人的生命情感浓厚而热烈。他喜欢诗赋、音乐等与内在的精神相契合的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我想这并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切的与其心灵相通,把文学作品、音乐作品作为抒情、娱乐、陶冶性情的一种最直接的反应和流露,这也是帝王独特的慰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情感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已经显现出来。

《汉书·司马相如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喜欢赋,是因为从中能获得精神的享受和满足。受到安车蒲轮待遇的枚乘虽死于中途,但也说明了武帝因其文章而给予的重视。还有《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情况:“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武帝时设立乐府机构并不断壮大,还加强了“采诗夜诵”的功

能。我想武帝推行这样的政策也是受内心的需要所推动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与他的情感意识相互印证的吧。

从汉武帝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情感意识的呈现,不仅是诚挚的还有感伤的成分,让人无不赞叹美感背后流露出的是内心真实情感。《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前两句触景而生情,以秋天的荒败景象起兴发端,衬托了内心的落寞悲哀,感伤情绪的暴发也说明了他悲天悯人的生命情怀。曹丕的《燕歌行》是代人抒情的佳作,开篇三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与《秋风辞》的开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曹丕的《燕歌行》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和心灵的话,又怎么能否认汉武帝的作品没有表现人,表现人的命运和心灵,只不过这种伤感的情调是帝王自己的体验,描绘的是自己的形象。再来看他的《悼李夫人赋》“美连娟以修嫫兮,命櫜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贻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托沈阴以圻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荚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虐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浸淫敞恍,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恒兮在心。”此赋为汉武帝悼念早亡的李夫人而作,李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因“妙丽善舞”而得武帝宠爱,但不幸因病早逝。赋中表现了武帝对佳人早逝的悲痛难忍的哀伤和刻骨铭心的思念,这首赋对后世的悼亡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武帝提倡文学创作和亲身实践中看到,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意识是彰显的。在武帝之前的汉高祖汉文帝的有关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萌发,《汉书·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汉书·高帝纪》“上还,过沛,留,置酒沛

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可见,汉高祖的情感意识也是很浓烈的。汉文帝刘恒的诏令多写得平和自然,有以情动人的特点和魅力,这些虽称不上辞赋类,但作为政论散文的一种,情感意识的萌发也是有据可循的。

## 二、西汉辞赋家的创作倾向

汉赋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也是最能代表西汉时期文学创作特点的。认为文学的自觉产生于汉代的詹福瑞先生提出:“作为一代文士的文学,汉赋是文章之士刻意为文的产物,形式华丽,是作家有意识的追求。”“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sup>[5]</sup>。龚克昌先生认为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他从汉赋的特性出发,认为汉赋所体现的“文学意识强烈涌动,文学特点强烈表露”应为文学自觉的标准之一<sup>[6]</sup>。以上两位先生已明确把文学自觉的时代界定为汉代或汉初。我认为辞赋家们追求华丽的形式,辞藻的罗列,句式的铺排是和他们内心不可抑止的奔放情感相联系的。《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了抒发情志,赋家需要借助一种外在的形式承载自己的气魄胸襟、广阔的视野、多彩的意象以及内在的生命力量。这种对赋体形式和色彩的追求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意识。

后人把汉赋主要分为三种形式: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西汉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是骚体赋和散体大赋。陶秋英先生说:“至于后世的赋,有偏重讽谏的,有偏重事实的,有偏重写景的,有偏重辞藻声调音韵的,而专重抒情,是骚赋的特色。”<sup>[7]</sup>《汉书·艺文志》把“诗赋”专设一类,并强调诗和赋的区别在于“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是情满于胸时即可抒发的,也是审美主动性的体现。《西京杂记》卷二记载了司马相如作赋的体会:“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

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司马相如苦心经营的作品可谓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积极讲究修辞艺术和方法,在锤炼的浮华的形式中,肯定凝结了独特的情志和心血,不然,怎么能够以很强的文学性打动汉武帝,得到一代帝王的垂青和赏识呢。如果说司马相如之类的文士作赋是为了迎合帝王的情趣,实现文学干预政治的梦想,而把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限定在文学与政治的特定的框架里,未免有些不妥。

我们知道枚乘的《七发》王褒的《洞箫赋》都是启发、劝诫太子的佳作,虽然显明地留下了文学攀附政治的痕迹,但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七发》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细致入微,使读者精神震荡,犹如身临其境,表情达意极富感染力量。《洞箫赋》是汉代咏物赋的代表作品,通过描述竹子到洞箫的制作过程,体现了“以悲为美,以悲为乐”的风尚,为后代留下了“箫声咽”的创作意象。其文学情感意识已彰显。再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虽是代言体的抒情赋,为失宠的皇后言心声,但写得情真意切,震撼人心。继司马相如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扬雄,其人“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代表作品“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具有“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蕴”<sup>[8]</sup>。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看到文中的情感意识已很明显。

两汉常把赋者比作“俳优”,如扬雄认为社会上都说赋家“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汉书·扬雄传》),枚皋则称“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并“自悔类倡”(《汉书·枚皋传》)。这可说是赋家渴求政治地位的表现,所以针对自己的社会形象,写了很多作品,抒发了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苦闷。如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东方朔《七谏》《答客难》,庄忌《哀时命》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褒《九怀》,刘向《九叹》刘歆《遂初赋》扬雄《反离骚》《解嘲》。这些作品是赋家不自觉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追求政治理想以及理想破灭后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是真情实感的郁结,实乃后世文学自觉的先声。汉赋特别是骚体赋对七言诗的酝酿,对骈文的培育,对乐府诗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并在西汉时期发挥了文体价值,成为文人寄托情志的载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存哲学,与之相适应的,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表达方式,主体性色彩浓厚的文学样式就成为个体生命追求自我解脱和超越的寄托,时代变革的光辉遮盖不了精神的光芒,统治者也剥夺不了属于精神层面的情感意识的萌动,我们所能做的是去思考、探索创作者的生命价值和作品中传达出的深层情感及其所折射出的艺术信息。

#### 参考文献:

- [1] (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M].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37-38.
- [2]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1.
- [3] 李文.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觉醒”——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J].文艺理论研究,1997(2):47-48.
- [4] 周明,胡旭.关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再认识[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5):79.
- [5] 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M].//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4-16.
- [6] 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335.
- [7]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95.
- [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3.

(责任编辑 王玉燕)

## The Self-aware Prelude in Literature —On the Reveals of Emotional Consciousness in Western Han Dynasty Literature

M A N i n g

(Humanity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P. R. China)

**Abstract** In 1980s, there was a heated discussion on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ext, in which most scholars agreed that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matured in Wei-Jin Period. However, the rulers’ love and advocacy for literature, their own creative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tendency in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Western Han Dynasty clearly indicated the maturity of emotional awarenes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prelude of the self-conscious literary.

**Key words**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Western Han Dynasty literature; emotional consciousness; clear reveals